

12

铁路工人征腐恶

铁道部郑州铁路局政治部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生

毛主席语录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
搞阴谋诡计。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
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
它们自由泛滥。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编 者 的 话

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狂叫“铁路是必争之地”。郑州铁路局就是他们直接插手，严密控制，遭到严重破坏的单位。长期以来，“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积极投靠“四人帮”，紧密配合“四人帮”，竭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经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以帮代党，结帮篡党，妄图改变党的性质，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为害甚烈，流毒甚广，影响很深。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我局广大职工、干部和家属，无不欢欣鼓舞，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全局广大职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二七”革命的光荣传统和“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在中州千里铁道线上摆开战场，人人口诛笔伐，个个挥戈上阵，对“四人帮”及其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开展了大揭发，大批判。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

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揭批“四人帮”，是一场亿万群众参加的政治大革命。它不但将涤荡“四人帮”的污泥浊水，而且将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和发展。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准确地、完整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大大提高广大职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断夺取抓纲治国的新胜利，在前段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铁路工人征腐恶》一书。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望读者批评指正。

铁道部郑州铁路局政治部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天兵怒气冲霄汉 千里铁路起狂飙

- 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
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 郑州铁路局批判组 (1)

罪恶的勾结 狂妄的野心

- “四人帮”的黑干将为篡党夺权在郑州铁路局的
拙劣表演

..... 郑州铁路局批判组 (26)

“突击入党”的要害是结帮篡党

..... 郑州铁路局政治部组织处大批判组 (33)

一支反革命的别动队

- 评“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的阶级路线

..... 郑州铁路局批判组 (41)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 批判“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
反军乱军的罪行

..... 洛阳铁路分局大批判组 (52)

无产阶级专政矛头不容倒转

- 批判“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
颠倒敌我关系的罪行

..... 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大批判组 (59)

“四人帮”是革命青年不共戴天的死敌

.....共青团郑州铁路局委员会大批判组（72）

镇压群众的别动队

——批判“四人帮”的黑干将在郑州铁路局

经营“第二武装”的罪行

.....郑州铁路局武装部大批判组（81）

国民经济大动脉必须畅通

——批判“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

破坏铁路运输的罪行

.....郑州铁路局批判组（87）

驳“规章制度都姓修”

——批判“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破坏社会主义

企业管理的罪行

.....新乡铁路分局七里营车站大批判组（98）

大干社会主义有功

——批判“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破坏社会主义

生产的罪行

.....郑州铁路分局开封电务段大批判组（105）

丑恶的面目 肮脏的灵魂

——评“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的

资产阶级世界观

.....郑州铁路局批判组（113）

天兵怒气冲霄汉 千里铁路起狂飙

——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郑州
铁路局的黑干将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郑州铁路局批判组

在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大精神鼓舞下，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的伟大斗争，正在中原千里铁道线上如火如荼，迅猛发展。具有光荣“二七”革命传统的郑州铁路工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四人帮”及其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和他们苦心经营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发动猛烈的进攻，不断夺取抓纲治路的新胜利。

郑州铁路局地处中原，是京广、陇海、焦枝三大铁路干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两次亲临郑州铁路局视察，给了全局职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敬爱的周总理对郑州铁路局的工作也十分关怀，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亲自过问并促成了郑州铁路局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有力地推动了全局革命和生产的蓬勃发展。但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出

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疯狂叫嚣“铁路是必争之地”，对于郑州铁路局这样一个重要交通枢纽，他们更是作为“必争”的重点，直接插手，严密控制，疯狂破坏，搞乱了党的组织，搞乱了阶级阵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运输生产，严重地影响了国计民生，使一个好端端的郑州铁路局成为全国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对于“四人帮”及其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投靠“四人帮” 反对党中央

“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是个野心勃勃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他同“四人帮”勾结已久。早在一九六九年，他就带着礼品去朝见王洪文，以后又多次窜到上海向王洪文“取经”，同“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打得火热，深受他们的赏识和青睐。尤其是一九七六年二月，叛徒江青单独找他密谈，许他“到省委主持工作”，“当省委第一书记”，并授意他坐镇铁路，搅乱河南，插手湖北，当“两省总督”。随后，“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又派来另一个黑干将，极力为他撑腰打气，出谋划策。江青还亲自让她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派人到郑州铁路局炮制反党电影剧本《搏斗》，把“四人帮”的这个黑干将吹嘘成“同中央部一级走资派作斗争”的“英雄”，为其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这个黑干将，对主子的栽培和提携感激涕零，受宠若惊。他死心踏地一头栽进“四人帮”的

怀抱，把他们作为自己篡党夺权的政治靠山和精神支柱，无耻吹捧，拚命投靠。他恶毒地把党中央分成什么“新派”、“老派”，把“四人帮”吹捧为“新派”、“正确路线的代表”、“文化革命的旗手”，把中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骂为“老派”、“右倾保守势力”。他肉麻地吹捧“四人帮”，胡说什么江青对文化大革命“有贡献”，张春桥、姚文元是“理论家”，王洪文是“新生力量”、“工人领袖”等等。他对“四人帮”的死党、余党也大肆溜须拍马。吹捧“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年青能干”；在上海的那个余党“作风好”。充分暴露了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帮感情”。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前后，他吹捧“四人帮”的反革命叫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和他的帮派骨干狂叫什么“江青当主席最合适”，“张春桥当总理最理想”，迫切渴望“四人帮”上台。他死跟“四人帮”真是铁了心。

他一切仰仗“四人帮”的鼻息，一切围绕“四人帮”的指挥棒转。“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疯狂反对毛主席，妄图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的负责同志。他则紧密配合，到处兴风作浪。他心目中只有他那个“帮中央”，根本没有党中央。他怀着刻骨的仇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诽谤敬爱的周总理，疯狂攻击陷害邓小平副主席。他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反对华主席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否定华主席的领袖地位。他多次利用传达党的“九大”、“十大”会议精神的机会，大放厥词，丑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思想大肆攻击，拚命反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秉承“四人帮”“清君侧”的反革命旨意，煽动批“宰相”，批“周公”。周总理与世长辞后，举国上下，悲恸欲绝。广大革命群众在清明节前后，到二七广场献送花圈，表达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悼念。他却恶毒地把“谁反周总理就打倒谁”的标语，诬为“反动标语”，把书写标语的革命群众诬为“反革命”，丧心病狂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七六年，他又从“四人帮”那里领取密旨，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扬言“不要在新形势下当老保”，要“乱党中央”，“乱国务院”，甚至派人对一个恶毒攻击华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撑腰打气说：“大哥是支持你的。”这个黑干将和他的帮兄弟，还使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和攻击朱德委员长、叶剑英副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旗帜。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是拥护还是反对，从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焦点。伟大导师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有自己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这是这个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否则，“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就必然使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遭到失败。”“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恶毒地反对无产阶级的领袖，是他们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狂妄野心的大暴露，也是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滔天罪行的集中反映。然而，无产阶级的领袖是骂不倒的，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的疯狂的仇恨，往往是被诽谤、被陷害、被迫害的人正确而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最好证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功勋，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上，是永放光芒，永垂不朽的。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也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的恶毒攻击，丝毫无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无损于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他们的几声狂吠，只能暴露出这帮反动家伙是革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我们要坚决响应党的十一大的号召，永远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结 帮 拉 派 以 帮 代 党

“四人帮”及其在河南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挂帅人物和急先锋，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伙同“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疯狂地分裂党，破坏党，瓦解党，大搞篡党夺权，以帮代党的罪

恶活动，给党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他们大肆鼓吹“造反入党”、“反潮流做官”，为其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三年，“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从其主子那里领受了反革命旨意回来后，就到处作报告、发指示，大叫大嚷：“王洪文说了，造反派在组织问题上必须占优势”，“我们要有自己的组织路线”。胡说“现在是新形势下新精神，党章不管用了”，“接班人五条不行了”，“只要是九、十次路线斗争积极分子，就应该纳新提干”。这就是他们“闹而优则仕”、结帮篡党、以帮代党的所谓“理论根据”。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为了执行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应敢于造一切反动派的反，敢于反那些违背“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潮流。但是，这决不是说，凡是参加过“造反”和“反潮流”的人都能入党。如果那样，不就象马尔托夫所主张的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一样荒谬吗？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末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那种把“造反”和“反潮流”同共产党员的标准混为一谈，是十分错误的。毛主席关于“造反”和“反潮流”的科学论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接过革命的口号，阉割它的革命内容，把“造反”和“反潮流”

变成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盾牌，把一小撮打砸抢暴徒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封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坚强的反潮流战士”而拉入党内，委以重任，就是妄图建立篡党夺权的别动队和反革命的“帮”天下。

为了实现这一罪恶目的，“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先在我局管辖的三个分局分别物色了一个所谓“有影响”的、“能左右局势”的“代表人物”，不仅纳了新，而且都戴上了分局党委副书记的桂冠，成了说一不二的“北霸天”、“南霸天”、“西霸天”，作为全局“纳新、提干”的“样板”，作为他在各分局具体贯彻“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骨干。这三个“代表人物”是些什么货色呢？一个是隐瞒地主出身混入铁路、干了大量坏事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为了篡改地主成份，滥用职权搞交易，擅自变更和非法处理铁路运输的重点物资，破坏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央领导同志曾明确指出这个家伙是个坏人。可是“四人帮”的黑干将却千方百计为他翻案，扬言“你们开七千人大会把他搞臭，我要再开个七千人大会把他搞香”。另一个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打砸抢暴徒。他把价值一千元的私房，以六千元的高价卖给公家，从中牟取暴利。还公然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跑到劳改农场同在押犯人大摆宴席，同桌共饮，表示慰问，竭力为五名已判刑的罪犯翻案。还有一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在混入党内之前，就暗中策划了一个补充分局党委常委的名单，一入党就狂叫：“我要把这杆大旗插到郑州、洛阳的上空，叫那些老小子们看见都吓得魂飞胆丧，叫

他们来给我拜帅。”“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妄图“组织武装上山打游击”，策划不成，便带上姘头、保镖，携枪潜逃，最后落入人民的法网。鲁迅先生说：“我们的痼疽，是它们的宝贝”。“四人帮”的黑干将选择了这三个“痼疽”，作为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和反革命帮派的骨干，他要搞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就可想而知了。

舆论造了，“样板”有了，“四人帮”的黑干将就在全局范围内刮起了一股“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双突”妖风。这个黑干将和他的帮兄弟们一个个张牙舞爪，得意洋洋，无耻地叫嚷：“咱们的黄金时代到了”，“我吃肉，也得叫哥儿们喝点汤”，“只要跟着干的，都叫甜甜的”。

“四人帮”的黑干将甚至公开下动员令，声嘶力竭地叫喊：要“抢进一班人，步子要快！”一个“抢”，一个“快”，就把他结帮篡党的疯狂性和急切心情和盘托出。且看他是如何“抢”，如何“快”的。首先，他利用一九七三年一次会议的机会，就为他的帮派骨干“抢”了局党委七个主要领导的职务，一下子就夺了局党委的权。之后，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四月这半年时间，突击发展党员一千五百多人，突击提干一千五百多人。一九七六年，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就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二天，举国悲恸，万众哀悼的日子里，这个黑干将和“四人帮”派来的另一个黑干将，竟然下令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配班子问题”。他们的倒行逆施，抢班夺权，真是到了无以复加，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为了

网罗党羽，培植亲信，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有的篡改反动家庭和本人政治历史结论；有的偷盗销毁档案材料；有的指使打手包围会场，不通过不罢休；有的帮头头“特批”，或者说句话，捎个信，打个电话，写个条子，人托人，走后门；有的原单位通不过，就搞什么“搬石头”，“排障碍”，“空中飞”，“飞过海”。有个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人，根本没想到自己能入党，说：“我入党就象做了一场梦”；有的甚至还没有办理入党手续，就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有的干脆在“党委书记”的任命书上注明：“待纳新”。他们践踏党的组织原则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发展什么人入党，关系到党的阶级成分、性质等重大问题。“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双突”进来的那部分人，有些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有的甚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只是由于他们紧跟“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才一概被封为“九、十次路线斗争积极分子”而被拉入党内。在这股“双突”妖风中，这个黑干将的老婆、弟弟、弟媳都被拉入党内，当了官。同他搞不正当两性关系的十来个女人，也都一个个官运亨通。这个黑干将还把他信得过的人通过“双突”，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和一些要害部门，绝大部分当一、二把手，一时当不了的，也要架空一二把手，由他们掌握实权。此外，还用“工管”、“助勤”、“帮办”等名义顶班夺权，成为支部、党委的“太上皇”。

这些人上台以后，胡作非为，横行霸道。他们心目中，只知有帮，不知有党，只知跟帮，不知跟党。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被踩到脚下，资产阶级帮派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有话不在党的会议上讲，有问题不在党的领导下解决，以帮派会代替党委会，甚至连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也不召开党委会研究贯彻，而是通过他们那个帮派渠道个别“打招呼”，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极其恶劣的手段加以歪曲和篡改，为他们一帮一派的私利服务。他们的帮规帮法，践踏了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瓦解了党的战斗力，给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他们这样疯狂地破坏党、分裂党、瓦解党，就是妄图变共产党为国民党、法西斯党，建立反革命的“帮”天下，复辟资本主义。

颠倒敌我关系 大搞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四人帮”根本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残酷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把主要锋芒指向担负各级主要领导职务的革命老干部。“四人帮”在郑州铁路局的黑干将是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狂热鼓吹者和拼命推行者，为祸甚烈，罪恶累累。

这个反动家伙为了把那些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打成所谓“走资派”，首先在他们头上统统扣上一顶“资产阶级

民主派”的帽子，胡说“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为其打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制造“理论根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右派谬论。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了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进行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抱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参加革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入党时虽然带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下，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地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有一批人也还存在对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不足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来，绝大多数都是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经过学习和实践的锻炼，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华主席的精辟分析和科学论断，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的反革命谬论。说明他们根本不是反对走资派，而是对我们党的老干部的恶毒攻击，也是对我们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的无耻诽谤。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为了打倒革命的老干部，还荒唐地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走资派”的经济标准。他